

春秋經解卷十四

宋孫覺撰

定公

元年春王

春秋魯公即位之始雖無事必書正月所以端本而正始也人君即位必于柩前以明繼體于先君而君位有所授也昭公見逐于季氏竟死于乾侯逾年六月而喪始還定公逾年即位不得于正月朔日而六月即位焉元年不書正月所以見即位之後而不能正始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京師天王之所在而晉人執宋大夫于其所其無王也甚

矣書曰執宋仲幾于京師所以深罪晉人之無道也公羊曰于京師伯討也春秋伯討者稱爵稱歸于京師于京師執其大夫又不稱爵何謂伯討乎穀梁曰不止其執人于尊者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春秋八公即位七皆不日而定獨書日者人君即位必于正月朔日不日者朔日可知也定公即位不于正月之朔喪至而後行即位之禮必特書曰戊辰以別之也穀梁說是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雪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叔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皆天子之禮自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而魯之羣公相承僭之國內制度一同于天子孔子非之而欲著其僭于春秋又矣于是雉門兩觀災故孔子因其災以著其僭也曰及者災自雉門而及于兩觀先後之次爾公羊以為不以微及大穀梁以為尊之皆非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兩觀魯不得有而因其災也又侈大焉書曰新作以兼譏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却子穿卒夏四

月秋葬却莊公冬仲孫何忌及却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宋侯晉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却子殽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杞伯成  
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  
卒

劉卷者劉子也劉子王臣而下交諸侯于其卒也來赴魯  
春秋欲止其外交之罪故特書其卒此與尹氏王子虎卒  
例止同也穀梁之說非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 葬劉文公

劉卷王臣而外交于魯經因其名卒也書以譏之于是魯  
又往葬焉書曰葬劉文公所以譏卷之外交而魯交王臣  
也公羊之說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入春秋侵伐會盟未嘗稱子于是蔡侯以之及楚戰而  
稱子者非進吳也所以外蔡也春秋之義有褒其使而善  
其君者有貶其敵而罪其人者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曰楚  
子使之善屈完所以善楚子也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圍宋不稱楚子而楚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然則吳為  
外裔而蔡侯以之戰進吳稱爵所以外蔡侯也為中國不

能明中國之義而附外裔之楚至于誘殺其君用其世子  
蔡侯奔朱焉東國卒焉而與楚益厚此四年又與諸侯侵  
之而滅其與國之沈夫以楚之疆而無道而蔡必親之親  
之父又遽絕之而侵犯焉以自取禍故有今年之圍圍斯  
已矣又連外裔之吳以與楚戰戰雖幸勝然聖人以蔡近  
于楚屢與楚親而屢絕之復合楚而從吳反覆無信輕用  
干戈蓋外裔之不若于是進吳稱子以為蔡之所為殆與  
吳外裔等爾蔡得稱侯則吳何以不得稱子進吳稱子所  
以等蔡于吳也春秋諸侯連諸侯之師不言以其言以者  
三焉不宜以而以也言彼無意于戰而我以之戰者也吳  
子無意于楚而蔡侯以之戰焉故曰以吳子也公穀之說

皆非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二傳皆作入楚而左氏作入郢此當從二傳為定公穀以  
為吳不稱子復外之也案柏舉之戰稱吳子以外蔡非進  
吳也于是稱吳自其本號爾何謂復外之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仁義之道先自近始故孟子曰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蓋親有未親則民雖仁焉不得謂之仁也民有所未仁則  
物雖愛焉不得謂之愛也夫以定公之時三桓彊而公室  
弱家臣擅命而私室又衰連兵而侵伐者無虛歲上之則

政令出于私門下之則國罷於奔命為定公之民者必有受其凍餒者矣為定公之士者必有窮而不給者矣以定公莫之恤而哀也乃歸粟于蔡夫蔡者何足恤哉絕楚以自取其禍連吳而戰以來勝不量其國小力弱以圖楚不度其財窘糧乏以連吳至于大困且饑而無告也始求救于諸侯魯又不虞其國民之乏絕而蔡無足與也歸之粟焉書曰歸粟于蔡非所宜歸而歸也春秋之義有文可尚而實則貶之事無足善而經褒之者以弟叛兄不義之大者而蔡季書弑父之賊討而殺之而楚子書名公如京師行朝覲之禮而成公則譏歸粟于蔡得分災之義而定公有罪皆春秋所以為難也三傳之說皆非

於越入吳

春秋諸國惟越最為晚見其見于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于昭公之時五年稱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公子昭于越三十二年吳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稱于越二在定公之時五年于越入吳十四年于越敗吳于檇李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于越入吳皆曰于越也然則越之見于昭公之時者曰越見于哀定之時者曰于越也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于定公之前國名為越故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于定公之後欲自別于羣越始改號為于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書曰于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荆其後稱楚始改號也不然何以見經者六而定公之

前三皆稱越定公之後三稱于越乎公羊及諸說皆非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  
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  
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  
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仲孫何忌經不言者舊史闕之孔子不妄加以以傳信也  
公羊以為譏二名春秋二名者多矣何獨何忌乎春秋大  
法所繫二名細碎者亦足譏邪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  
北宮結以侵衛

以者不宜以也齊人將討衛則聲其可伐之罪以伐之爾  
何乃執其行人而侵人之國乎經書之與楚執宋公以伐  
宋等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  
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  
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公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蔡曹靖  
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  
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魯自文公二年躋僖逆祀而昭穆遂亂訖于今不正于是

禘于太廟而正昭穆序閔僖春秋以其變禮故特書之曰從祀先公言自是而昭穆有別也夫審別昭穆而序次先公禘于太廟之禮也蓋春秋書禘書大事者而從祀先公不書禘祭得禮常事不書也惟從祀為禮之變故記之爾左氏以為禘于僖公若禘禮獨行於僖公則何由得閔在僖上而云從祀乎蓋合食而行大禘之禮故言從祀爾左氏之說非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魯之分器而世寶之者於是為盜竊之則是魯公不欽而執政非人也三傳皆言陽虎竊之而經不書者蓋陽虎家臣微賤法不當書又寶玉大弓國之重器至為盜所竊則罪重春秋書曰盜竊蓋深罪魯公及執政者爾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得者對失之辭也寶玉大弓去年為盜竊去則是魯失之也于是復得之故曰得爾不書所以得之以得為重也左氏曰凡獲器用曰得却之大弓亦器用也何以不言得穀梁曰不目羞也寶玉大弓本我分器嘗失之而復得之何用目之哉謂之羞非也

六年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魯自八年西鄙之役不與齊平至是齊魯始平不書所以平之者二國皆欲之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之齊侯詘而歸魯鄆謹龜陰之田蓋魯公之會能使大國為之詘畏義而反其侵地未有盛于夾谷之會者然孔子書之與異時會盟等爾無異文焉蓋孔子之意以謂治國有道而交隣有義苟治道之不至而奔走會盟以徼幸于言語之間亦不足尚也故夾谷之會為魯至榮之舉而春秋以例書之猶有譏焉孔子之道如何也

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春秋會者外為志及者內為志會及之外又有書暨暨不得已也暨齊平不得已而暨之乎也宋公之弟辰亦不得已而暨佗彊奔也春秋諸侯之兄弟不書言兄則罪其弟言弟則罪其兄盜殺衛侯之兄輒罪衛侯為人君而兄見殺也陳侯之弟出奔楚罪陳侯為人兄而奔其弟也段不弟則不書弟凡言兄弟皆有意也宋公為人君有一國之廣不能悌其弟使之從二叛臣以奔于外辰固有不得已者然宋公之兄道如何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陳入于蕭之及鄭平叔還如鄭  
泣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莒莒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帥  
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  
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夏帥凡再圍于是一墮毀之而經  
書之者所以見三桓之盛至于城私邑以自封殖墮帥墮  
費圍成而三桓之疆亦少殺也穀梁以墮為取殊不合經  
意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  
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  
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是圍成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不服者則天子命  
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背叛不從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  
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于其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  
而諸侯逆命者眾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  
家諸侯不得為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  
曰公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圍大蒐于朶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  
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嘗以晉陽為叛而三傳推其事以為逐君側之惡人

雖書其叛而又書歸以善之也趙鞅為人臣不知進退之義君側有惡人而已志不申則去之可也既入其邑以其兵逐君側之人則叛爾人君之側豈人臣用兵之所哉心雖不叛而其迹已甚惡將焉自明乎故經據其迹而書之曰叛也趙鞅雖已叛者然其君明其心復其位而使之歸春秋以其人主信之其歸無難故曰歸也非原其已叛之惡也趙鞅據邑以叛雖其心在于安社稷善人主而其事不可以訓故孔子不原其心而書之曰叛所以絕萬世奸臣假借之禍也然而伯夷無救于紂而孔子稱之以勸事君之義趙鞅有功于晉而春秋罪之以明進退之節三傳皆失其義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于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寧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朕衛世子蒯聩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北蒲邾子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如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禮妾母不稱夫人不書卒葬而  
春秋之時稍稍僭之故妾母稱夫人書卒葬同于小君孔  
子書之以懲其僭是時哀公即位未逾年而其母未敢僭  
夫人之號故卒不稱夫人而書氏葬不稱葬也左氏之說  
非  
八年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如之城漆  
漆非魯邑却廢其以之來奔者魯受之于叛人而又勞民  
以城之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二十日校

春秋經解卷十五

宋 孫 覺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鼫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郊非禮也非禮之中有可見之者不可不著矣春秋書  
郊牛傷者四皆正月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牛在  
滌三月然後郊魯如夏之二月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而魯  
郊夏之二月魯諸侯不敢並天子之郊時而郊二月也卜  
郊者四皆四月春秋之四月夏時二月也夏之二月魯之  
郊時也及郊之月而復卜焉月三旬旬一辛日三旬之辛

卜皆不吉則不郊且不復卜也用郊者一九月也用者不  
宜用也求吉之道不過于三三旬之辛也過于三則不卜  
矣而僖之卜至于四成之卜至于五瀆也郊有常月矣必  
先卜而後行事者以人事天人道之修而欽誠之至則卜  
而吉人道不修欽誠不至則卜不吉故卜至于三而不吉  
則不郊所以欽天變飭人事况牛傷其口而鼠食其角哉  
春秋常事不書四月之郊得時合禮而又書之嘗以災變  
而改卜之矣不書辛巳之郊則若因災而不郊也魯是郊  
則非禮而春秋著之蓋王者之郊可以類舉而後世得以  
觀郊于春秋也穀梁之說曰魯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  
也穀梁見春秋牛傷者必于正月而卜郊者必於四月故

曰郊有三月之時不知自正月養牛四月卜郊爾又曰卜  
免牲三卜郊而不從則已矣郊大事不舉則牲細事何足  
卜哉郊卜不從矣又卜免牲無乃瀆乎又曰自十二月卜  
以至于正月不知卜一月三旬之辛而已矣十二月止月  
二月皆可卜焉則是郊無定月而王者之郊不止于夏止  
而魯郊不止于二月穀梁之說失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洙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賁于戚

蒯瞶之事三傳及諸儒論之多矣左氏之意則以瞶之人復稱世子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事迹可考也公羊則曰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為輒受靈公之命是王事輒納其父是家事也王事重家事輕故可以不辭也穀梁則曰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是猶子可拒父爾江熙則曰其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蓋曰輒不可以拒蒯瞶也孫先生曰蒯瞶有罪靈公逐而廢之可也逐蒯瞶而立輒則不可蓋亦曰罪在靈公不廢蒯瞶而立輒也考之聖人諸家之說皆未得其意也蓋冉有問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問伯夷叔齊于孔子而孔子盛稱其仁子路問衛君待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由此推之孔子之意可知矣夷

齊兄弟遜國至于餓死而孔子屢道其仁瞶輒爭立父子仇敵而孔子請先正名孔子之意可知矣蒯瞶事其親孝必不至于見逐靈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于逐之書曰衛世子蒯瞶出奔宋見蒯瞶得罪於父見逐出奔被天下不能孝之名其惡莫加焉不能飭躬改行以求容于父又不能逃于山林待罪以死而父沒不喪求反其國以與子爭位則蒯瞶之罪也輒為人子而父逐于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靈公而復之位靈公死夫人立之不辭以父亡未復而即位為君蒯瞶在外且入不能迎之居位而以兵拒之又圍之焉則輒之罪也使靈公得為父之道則瞶不至于逐使瞶得事父之禮則逐而必反其位使輒得子孫之義

則能感動王父以復贖之位屏位權立以復贖之入蓋靈公蒯賸不父而衛輒不子是以至于蒯賸出奔趙鞅納賸而石曼姑圍戚孔子曰必也止名父父子子之名也賸之奔也書曰世子出奔所以見靈公蒯賸父子之道缺也賸之入書曰納衛世子所以見蒯賸衛輒爭國之罪也書曰世子者非與蒯賸也蓋稱之以有見也出奔而不名世子何以見父子之乖離乎見納而不曰世子何以見蒯賸之必爭而輒拒之之罪乎鄭忽之奔不稱世子忽非見逐于父也罪其有世子之位不能居而至于出奔是以奪之也忽久於外得國而後歸稱曰世子者以明突之不止而止忽之歸也蒯賸之稱世子則反是矣其奔也則見逐於父

其入也則見拒于子於其納也奪其世子之稱則若賸無得立之理而輒之拒之為得其正然書之曰納衛世子則輒之拒之為不得其正顯矣鄭忽之歸非與之也所以正突之不止蒯賸之納非正之也所以罪輒之拒之也三傳諸儒皆未得其義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  
四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意以蒯賸為世子而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其罪不待誅絕而可見也

齊大國又世為盟主諸侯不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公曰伯討也以子圍父為伯討天下復有不義之兵乎穀梁曰子不圍父亦不得義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存焉蓋非禮矣蓋桓宮之存者三桓擅政而祖廟不諱也僖宮之存者以桓廟之存而僖為盛德藉桓不毀以兼存僖宮也蓋皆三桓之罪於是因災而書之所以記異且見不毀之非禮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春秋弑君有稱國者稱人者稱名者國則衆人則賤名則大夫也未有書曰盜者不知其來且何國人也其君見弑而不知弑者之名是以曰盜爾不曰蔡盜而但曰盜焉是明不知其弑者之名也為人君而見弑于盜則其所以為君者可知也左氏以為公孫翩實弑之經何為不書翩乎公羊曰罪人也蔡侯申近罪人而見殺當如闔弑吳子餘祭書之穀梁謂盜有三名有襲利者近之爾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子赤外裔也而晉執之楚非京師而晉歸之執之有罪歸之有罪故微之曰晉人也

城西鄂

六月辛丑亳社災

諸侯建國皆立兩社其一國社其一亡國之社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公室諸侯國諸侯國有兩社焉則所謂國社亡國之社也公羊以亳為蒲遂致誤也穀梁之說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者歲之餘日喪事不以備數為其殺恩而喪短也諸侯五月而葬而齊景公以閏月焉春秋非之故特書曰閏月葬景公也穀梁之說是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祖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

弑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案經書陽生之入而荼見弑焉則陽生莫荼也何得曰陽生正荼不正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春秋滅國而以其君歸者書歸內以君歸者書來來者自外之辭別異於外諸侯之國也穀梁以為外魯之辭恐不然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春秋於外諸侯加兵於魯者必曰某鄙未有曰伐我者於是吳伐之十一年齊伐之不曰某而皆曰伐我此春秋之終而聖人之意也夫鄙者邊遠之地也我之治道素行而禦敵之具素備則敵不來來斯敗之而彼雖加兵焉不能加於我都也加於我鄙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久雖大國之侵伐未嘗曰侵我伐我者哀之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伐我自是春秋且終而侵伐之事不復見於經矣春秋內魯之法非私之也欲其脩所以為治者稱之爾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為不父一十二公不為無人而因循苟簡迄于春秋之終國日以蹙敵日以多孔子老矣又不見其成

功於其書法之終而敵人之來一紀之所以同之諸侯而為戒于後也春秋之法尊周凡其行事皆曰京師所以望周之有為于天下至其大壞而無法甚衰而不支則一書之曰成周言周道之不復而列國無異也春秋之法內魯凡其見伐必曰某鄙所以望魯之興而有為於其國也至于二百年之久終數十世而不復則一書之曰伐我言魯竟衰而外諸侯之無異也何休曰不言鄙者諱圍也何其謬哉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却子益于却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十年春王二月却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於此記陽生之卒以為齊人弑之然經所書乃正卒爾不知左氏何從知之此當據經為定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八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文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伐齊之役書公而戰不言我者我會伐而不會戰也國書戰敗而至于獲與宋華元之獲等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古者什一而稅賦有常法有餘不過取之不足不取贏焉哀公之時國家多事而軍用不給於是用田之多少以賦歛之蓋常賦之外其常賦民使供於上但一見行之其後不以為常故曰用田賦若始行之其後因之不改則經何以不言始乎公羊之說非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語論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然則孟子者吳女而昭公夫人也孔子以昭公娶同姓非禮不敢斥君之惡故對司敗以知禮其于春秋也可以正言其惡矣然而書之亦曰孟子蓋聖人之於春秋有內辭焉所以尊之而責之備也若孟子者夫子不忍一言於陳司敗况忍著其惡以傳示後世乎三傳之說皆通

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冬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會晉

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入春秋未嘗稱子惟子札來聘一稱之其它會盟侵伐皆曰吳也黃池之會稱子又曰晉侯及焉蓋晉侯者中國之盟主而諸侯之方伯也於是吳為南服之疆以侵漁中國晉侯不能以中國之諸侯攘而却之反與之會于黃池蓋及者內為志也晉侯盟主而為志于會吳則是不能伯天下之諸侯而為吳詘也書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所以罪晉諸侯及所以見方伯求與之會則諸侯皆為之詘矣而天下一吳也春秋之辭數萬其尊異而為法者三天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內京師而外諸夏尊天王也內諸夏外四裔尊中國也內魯外諸侯尊魯也尊之

所以望之備內之所以責之周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為天下後世之戒也春秋天子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曰城成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為它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八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外裔之會稱國而離之此春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衰而同之外裔也春秋之旨微矣公穀皆不得其義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文子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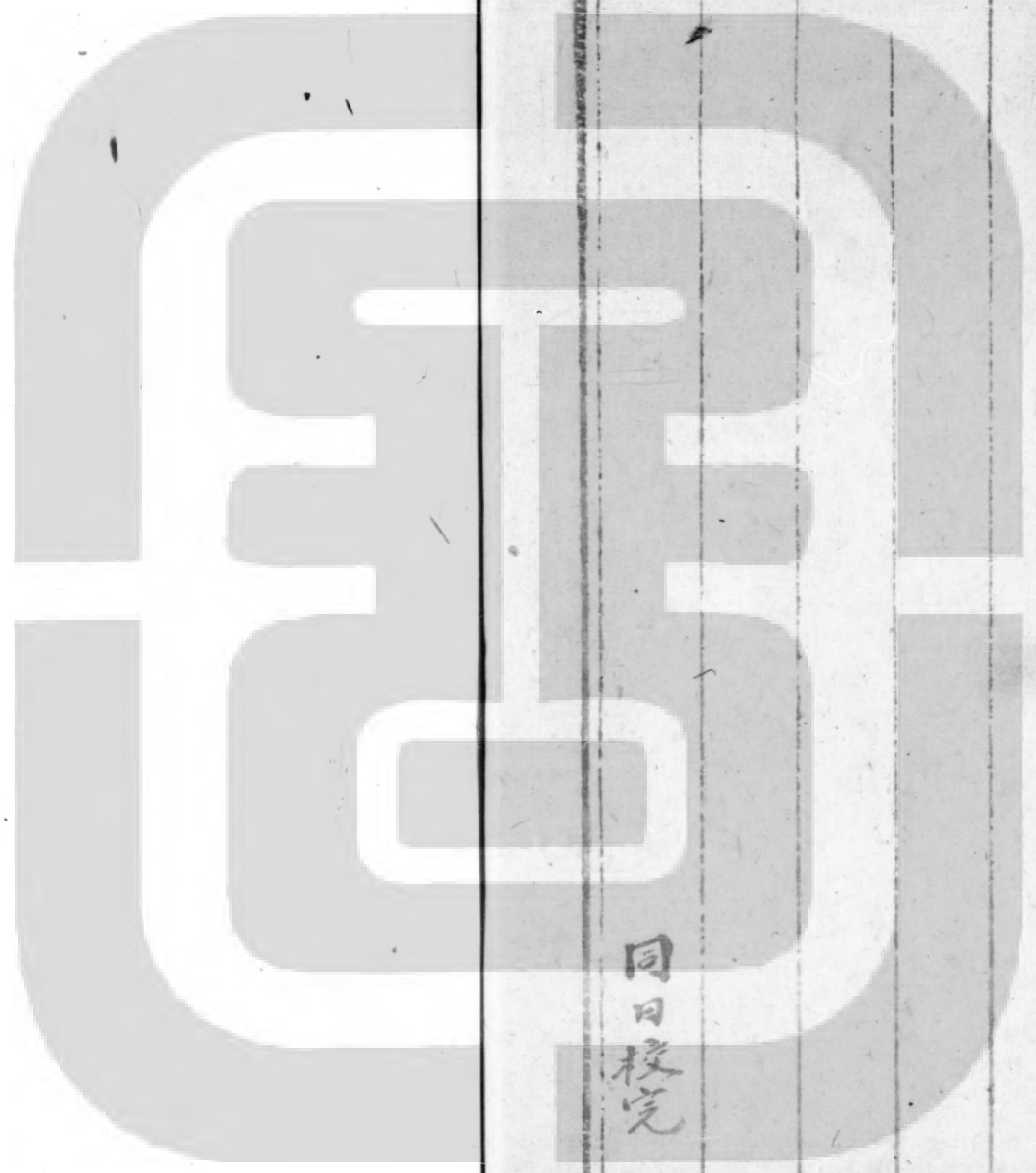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取於河圖鳳鳥哉取其天下有道則鳳鳥來儀河出圖也孔子自傷不得見昔者有道之世而終沒於離亂擾攘之邦故嘆曰吾已矣夫言其終不及見也若鳳鳥者又何羨之乎蓋昔者舜道之成而韶樂之和充塞於天地之間則鳳鳥來而為儀鳳者蓋有知之禽網罟有時而覆巢毀卵之患息則乘和氣而來儀非以應人道之治而君德之修也世無我害則來儀矣麟者蓋鳳之類而獸之有知者也鬼田以時而魔卵之害息則亦乘和氣而來游非應于時君而主于一人也世無我害則來游矣麟趾之詩是也故麟鳳之為

物非以瑞于人君人道修而物理得則或巢於林或游於郊人之見之有以知人道之至而和氣之交也人道乖而物理失則或求之而不來或致之而不至人之見之有以知治道之謬而戾氣之積也春秋之時可謂大亂矣父子之恩缺而子弑父父殺世子君臣之義消而臣弑君臣殺大夫兄弟之道失而弟篡兄兄克弟夫婦之道亡而婦弑夫夫絕婦人道如此則天地之氣戾而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不時霜雪為害物理反常而變異薦至蟲螟害稼麋多傷物含沙之蜮當無而有穴居之鳥異土來巢于斯時也非鳳鳥來儀之世麟趾信厚之時也然而西狩獲麟焉麟者有知之獸而出于有道之世者也奈何哀公之十

四年而獲焉為麟則不當出于哀公之時有靈則不當見獲為麟有靈而不免于獲此孔子所以為異而絕筆於春秋也人道之亂如彼而物理反常如此孔子區區春秋又何為哉於是而止爾蓋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王道備人事決世益久而亂不止孔子老矣書之無窮昭定之間孔子之意亦以已矣而未有可絕之事於是西狩獲麟物理之異而人事有所不可知者孔子書之絕筆焉蓋慨嘆當時至於無言而深有意于後世也先儒說獲麟者多矣杜預以為感麟而作故止獲麟就令當時無獲麟之事孔子春秋將不作也公羊曰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而涕沾袍麟而見獲誠大異矣孔子性命之際同於天道何

至于涕沾袍乎其日記異最為得之穀梁之說疎矣





同日校定



